

鑑湖女俠秋瑾

(二)

王成聖

改革思想驚人言論

秋瑾矢志獻身革命，勇猛激進，其勢有如出柙之虎。她在天子腳下京畿重地倡組天足會，提



秋瑾中裝照，時在北平居家時。

倡天足運動，奔走號召，大聲疾呼，每每聲淚皆下；——「女學不興，種族不强。女權不振，國

勢必弱。欲興女學，振女權，又必先自放足始！」她懷着一股至大至剛的浩然正氣，無視紫禁城裏的慈禧朝廷，通城巡邏的清吏清兵

。工部主事王子芳夫人秋瑾，到處發表演說，呼籲實行男女平權，瀚雪男尊女卑的恥辱，導女界生活於正軌，漸漸的，她開始有了激烈的言詞，非常的引人注意。北京朝野人士，幾乎無人不知有她這麼一個够激烈的女權運動者，贊成她的，稱她為中國的羅蘭夫人，詆譏她的則斥之為人羣之妖魔。紫禁城裏皇宮附近，居然有一位少婦在公開進行改革運動，這還是破天荒從所未有之事，秋瑾的異姓姊妹吳芝瑛為她的安全耽心，經常在告誡她說：

「你的言論駭人聽聞，時日一久可能生禍，你應該謹慎小心一點。」

然而，秋瑾却慷慨動容，義形於色的回答她說：

「英姐，請你休怪我直言，因為我的宗旨正在於此。我有信心，將來中國的女性一定會恢復天足，而且女學必將大興，女孩子可以和男孩子同樣的接受高深教育，從而使女權提高，男女平等。這些事情，見效可能要等到幾十年以後，可是，今日如果我不首起發難，努力提倡，後起者又將何以爲繼呢？」

七八十年前秋瑾的遠見，以今日台灣而言，確是已經免了現的。前幾年，台灣即已出現了大學女生人數超過男生的「嚴重問題」。當年冒着生命危險，爭取男女平等的秋瑾地下有知，亦當含笑於九泉了。

自湘潭抵北京後，王子芳和秋瑾所走的路向截然不同，完全相反。工部主事本來是個芝麻豆大的小京官，而且他做的還是個閑差使，工部就是後來來的農工商部，尚書同於後之部長，其下有左右侍郎，郎中是司的主管，其下尤有員外郎，主事，筆帖式及額外司員。當一名正六品的主事，一年不過支六十兩銀子的俸給，三十石米。這一筆錢錢的新俸，還不够王子芳過年過節賞傭人呢。想撈油水，更是挨不着工部主事的份。清代北京官場，早有諺而且虐的說法：有道是吏部貴、

戶部富、禮部貧、兵部武、刑部威、工部賤。沒有油水可撈的京官，恃以爲生的，只有一種公開的紅包，是即所謂印結費。印結費的由來，是各省官員進京引見，分發官職，必須經由同鄉的京官出一個保結，保證確實認識那就是某某人，以及他並無違法礙規之事。需要這種保結的，當然要拿一筆錢出來意思意思。大抵各省京官之中，以江蘇、浙江、湖南三省籍者收入較多。那是因爲江浙人做官的一向比較多些，而湖南自太平天國之役，曾國藩起湘軍以後，尤有後來居上之勢。王子芳佔了身爲湖南人的便宜。一個月也能分潤到幾十兩乃至一百幾十兩銀子。他本來就是富家子弟，又是最獲父母歡心的一個，在家中，一向予取予求，揮霍慣了的。到了北京，天子腳下，紅塵十丈，滿目繁華，王子芳既然有的是從家中帶出來的錢，便有些花天酒地，整日价徵歌逐舞的京官闊少，乃至於貝子貝勒，常日和他夥在一起，追歡逐樂，沉湎酒色，有時候甚至於澈夜不歸，銀子像流水一樣的花出去。區區百兒八十兩的收入，何曾放在他的眼裏。所以，王子芳在工部爲官，儘情享受是實，「千里爲官只爲財」在他是不屑爲的以外，連努力巴結，認真辦事，博個步步高陞，榮宗耀祖，在他也是全然不以爲意的。

如此這般，秋瑾漸漸的就對王子芳因失望而怨懣，因怨懣而不滿了。她認爲王子芳的生活態度太浪漫，太頹廢。經常開銷太奢侈，太浪費。尤其深心舐望的是——王子芳絲毫沒有上進之心。

同床異夢演成怨偶

秋瑾早就知道，捐來的京官，倘若肯於讀書，就可以超過秀才一級，以附監生的資格，赴順天鄉試，考舉人。中了舉人以後還可以應禮部會試成進士，甚或熬出一個狀元、榜眼、探花、點翰林，也並不是全無指望的。可是，王子芳美豐儀，善交際，不啻一位翩翩濁世佳公子，偏偏就對於讀書毫無興趣。到了北京以後，秋瑾一再勉勵他訪名師，求學問，他都有如春風過耳，一逝無蹤。秋瑾眼看他仕進之途殆已絕望，而且還會朝墮落荒唐的路上走，天長日久，只有越陷越深。於是她唯有不斷苦口婆心的規勸，勸得王子芳心煩起來，閨中勃谿，夫妻詬誶，當然是難免的了。夫妻吵架一開了頭，多半會越演越厲，一發不可遏止。一對少年恩愛夫妻，感情上蒙罩了陰影，浸假便形成了裂痕。這便是秋瑾和王子芳成立小家庭以後竟成怨偶，居然鬧到離婚而後止的原因與歷程。

在夫妻失和的那一段時期，秋瑾的內心非常苦悶，精神上也有着極其沉重的壓力。寓京多年，她的交遊圈已在漸次的擴大，除了廉南湖、吳芝瑛、李希聖、劉少之等志同道合的友好以外。

光緒二十九年、三十年（一九〇三——四）之交，秋瑾父親同事的兒子陶定南，入京在農工商部任事，秋瑾看到邸報，立刻跑去和他聯繫。早年在湘潭，彼此都是通家之好，青梅竹馬的少年玩侶，如今更一般的有兒有女了。

秋瑾把陶玉東和他的太太宋湘嫻，當做自己

的親人看待。陶玉東的族人陶杏南（大均），畢業於北京同文館，娶了一位日本太太荻子。陶杏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於現在的外交部）任職，爲人很開通。荻子尤其知書達禮，完全中國化，兩夫妻都跟秋瑾談得來，往後秋瑾之赴日深造，也可以說是受了荻子的影響。

此外，還有一對徐家姐妹，姐姐徐自華是秋瑾的詩友，妹妹徐蘊華則拜秋瑾爲師。這兩姐妹是浙江崇德人，父兄都在北京做官，徐自華和秋瑾係因文字而訂交，結爲異姓骨肉的。她們和廉南湖、陶杏南、陶玉東三對夫婦，便是秋瑾在北京時期最親密的朋友，每一次秋瑾和王子芳發生爭吵，都是由他們奔走、勸說，做和事佬。因此，他們和王子芳也很熟悉。

從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偕王子芳入京任職，到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兩夫妻離婚，秋瑾東渡赴日深造。在北京一住六年。這六年之間，秋瑾和王子芳也曾兩度離開過北京。時間是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前後。第一次係因義和團大鬧北京時期，秋瑾、王子芳曾避往北京城外，住到北京平靜的時候爲止，再回到北京城裏。所以在義和團、八國聯軍兩次大亂中，他們兩夫婦的財物都沒有什麼損失。

第二次則在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辛丑和約簽訂以後，由於王子芳的母親屈太夫人聽說北京一連兩次大亂，對於愛子在京爲官很不放心。她又拿出一筆鉅款，給王子芳捐了一個江蘇候補道，有官無職，地位升高，然後再命王子芳的大哥拍一封急電，誑稱屈太夫人生病，把兩夫

(二) 湖鑑女俠秋瑾

婦歸回湘潭家中。

這一回返鄉之行，依舊是包下官船直航湘潭。王子芳、秋瑾「衣錦榮歸」，在湘潭王家是一樁風光熱鬧的大事，王家大門口鞭炮長鳴，遠近趕來的親友在轎廳列隊迎候。兩夫婦先祭祖，再拜見父母尊長。然後又是家宴，親友輪流宴請，足足忙了好些天，只這便是王子芳千里爲官僅有的一點額外收穫。

屈太夫人其實並沒有生病，她只是想看一看愛兒王子芳，留他在家多住些時。秋瑾的父親秋壽南則已經調了差，不過家眷仍舊留在湘潭。一別三年，彼此繫念，秋瑾便請准翁婆，回娘家去和母親、妹妹盤桓幾天。白晝和妹妹絮話家常，入夜與胞妹珮卿長襟大被，聯床共話。親情洋溢，那是秋瑾三年以來心情最輕鬆愉快的時候。

故鄉遇盜重返京華

就在秋瑾歸寧的那幾天裏，一夜，湘潭王家忽生驚人盜案。兩名北京慣賊，「賽時遷」張得勝，和「燕子飛」萬瑞生，居然從北京城裏暗暗跟蹤王子芳到湘潭王家。乘秋瑾歸寧，王子芳隻身獨臥，飛簷走壁，穿堂入室，把王子芳一隻滿貯古董珍玩的手提箱給偷了去，內中所貯之物，價值巨萬。王子芳發現盜案後，急怒攻心，氣得生了一場大病。當地知縣也曾登門拜訪，慰問查看，可是兩名慣竊早已鴻飛冥冥，逃出湖南省了，只抓到一個窩藏盜匪的老廟祝。

夫家失竊，丈夫得病，秋瑾只好從娘家趕回去，詎料王子芳一病數月，再加上秋瑾在是年八

月生下一個女兒，取名桂芬，字燦艾。秋燦芝呱呱墜地之際，北京友好拍來電報，王子芳的大哥王子介實授湖北麻城督銷局督辦，王子芳則有實授江蘇兵備道的消息，這又是錢可通天之例。友好催促王子芳立即晉京打點，可是秋瑾還在坐月子。因此，王子芳等到秋瑾滿月以後，和秋瑾自長江出海，附洋輪北上。

這是秋瑾第一次飄洋過海，坐大輪船，她曾有「輪船記事」兩首，紀其實——

四望渾無岸，洋洋信大觀，舟疑飛鳥渡，山似毒龍蟠。萬賴潮聲迥，千峯雲際攢，蒞蒞煙水裏，鄉思入眉端。

水天同一色，突兀聳孤巒，望遠胸襟暢，憑窗眼界寬。銀濤疑壁立，青海逼人寒，咫尺皇州近，休諤引路難。

看上去，當是秋瑾在輪船將抵天津大沽口時寫的。

重返京華，友好歡聚，自難免又有幾場熱鬧。然而，國事凋蟻，外侮日亟。清廷的昏庸頑固，官吏的醉生夢死，在在都使秋瑾熱血沸騰，感慨萬千。她曾有兩首備極沉痛的詩作：

感事

竟有危單燕，應憐故國駝，東侵憂未已，西望計如何？ 儒士思投筆，閨人欲負戈，誰爲濟時彥？相與挽頽波。

感懷

莽莽神州嘆陸沉，救時無計愧偷生，

搏沙有願興亡楚，博浪無錐擊暴秦。

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

經營恨未酬同志，把劍悲歌涕淚橫。

一年容易又秋風，轉瞬到了光緒二十八年（

一九〇二）中秋，王子芳還在北京候補，整天吃喝玩樂，花天酒地以外，又被引起了捧女戲子的

興趣。他想娶一位坤伶進門，做他的姨太太，這

在多年提倡女權的秋瑾聽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荒唐行爲。於是夫妻之間齟齬又起，經常鬧得不可開交。秋瑾的心情越來越苦悶了。那日中秋佳節，她一連寫了兩闕滿江紅，這又是秋瑾的兩首必傳之作，全文如次：

其一

小住京華，早又是中秋佳節。為籬下黃花開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殘終破楚，八年風味徒思浙！苦將儂強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兒列，心却比，男兒烈！

平生肝胆，因人常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帶磨折。莽莽紅塵何處

覓知音，青衫濕。

這一闕滿江紅還有點自嗟自悲，恨自己生爲

女兒身的幽怨憤懣意味。然而，下一闕滿江紅裏

却又是豪氣萬丈，鬥志昂揚，掃盡惺惺兒女態了

。此所以秋瑾之爲鑑湖女俠，委實名不虛傳！

其二

駘驂塵寰，問幾個男兒英哲？算只有

蛾眉隊裏，時聞傑出！良玉勛名襟上
淚，雲英事業心頭血，醉摩挲長劍作
龍吟，聲悲咽。

自由香，常思燕，家國恨，何時泄？
吾儕今日，各宜努力！振拔須思安種
煩，繁華但莫誇衣袂！算弓鞋三寸太
無為，宜改革！

析產分居大洋一萬

弓鞋三寸太無為，如何改革？秋瑾先自家庭
改革入手。她看不慣北京城裏的烏烟瘴氣，王子
芳和他那一幫朋友的紙醉金迷。她決定掙脫這個
令人消磨志氣的樊籠。王子芳想討一個坤伶爲妾
，秋瑾便提出分居的要求。

「分居？」王子芳大爲驚異的問她：「嗒卿
，妳要到那兒去？」

「日本。」秋瑾斬釘截鐵的回答，又作補充
說明道：「我決心要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深
感自己的學識能力不够，所以我要到日本去留學
。」

王子芳沒有答腔，他祇是輕蔑的聳聳肩膀。
在他的心目之中，舊時代的女性頭門不出，二門
不跨。要想遠渡重洋上入地生疏，語言不通的異
域日本，還想留學，那簡直是癡人說夢。

但是，秋瑾一生劍及履及，言出必行。她所
決定的事情，即今天大的力量也無法改變。當她
把「日本」二字說出口，日本就成了她唯一的目的
地。王子芳悶聲不響，她緊接着便探行有計劃

的行動，振振有詞的說：

「目前我所缺少的僅祇是旅費和學費。家裏
帶出來的錢，原是我們的生活費用，當然也有我
的一份。你分一半給我，那就儘够了。」

王子芳眼見分居，旅日弄假成真了。他也着
了急，當場峻然拒絕。秋瑾鏗而不舍，據理力爭
，再經過諸友好的居間調處。幾經波折，終於獲
致協議：由於秋瑾堅持赴日留學，王子芳勉予同
意暫時分居。他將交給秋瑾一萬元，供秋瑾留學
日本之用。

但是秋瑾不願藕斷絲連，地所謂的分居其實
是正式離婚。她要完成正式離婚手續，今後與王
子芳互不相干。一方面，她是在還給王子芳的所
需要的自由，讓他光明正大，名正言順的娶那位
坤伶爲妻。另一方面她也要割棄一切牽掛，將她
的全身心獻給偉大的革命運動。

由而再起交涉，秋瑾央請陶杏南和她一位遠
親陳靜齋出面，和王子芳正式協議離婚。她毫無
留戀的遷出了椿樹胡同，那一幢水木清華，美輪
美奐，但却充滿痛苦、悵悶回憶的住宅，帶着一
萬塊錢，成爲廉南湖、吳芝瑛兩夫婦的上賓。

經由茨子的介紹，秋瑾請到一位精通華語的
日本老先生中島裁之，教她日文日語，她要在抵
達日本以前，就把日語學會，免得到時受窘。就
在這一積極準備成行時期，秋瑾首次表現了她
理財的才幹。她想保住她唯一的一筆本錢，將本
求利，以利息支應她出國以前的生活費用。秋瑾
把一萬塊錢交給一位在北京經商的親戚，跟他合
夥做生意。等到雙方約定的一月付息之期，秋瑾

跑去拿利息，居然一連幾次沒見着那位親戚的面
，最後好不容易把他找到了，此公却愁眉苦臉，
唉聲嘆氣。他推說經營失敗，放出去的錢又收不
回來，連利息都無法支付。秋瑾的將本求利終於
成爲血本無歸。

唯一的活命本錢，化作了鏡花水月，可是秋
瑾毫不氣餒。她變賣首飾，得了一筆錢，準備啓
程赴日。兒時玩伴陶玉東原是從日本學成歸來的
，他代秋瑾寫了幾封情詞懇切的介紹信，請他在
東京的昔日同窗，盡力照料秋瑾。又怕秋瑾資斧
不充，湊了幾百塊錢，說好說歹的硬塞到秋瑾的
行囊之中。

那一天，秋瑾啓程在即，正在託人洽購自天
津到日本的船票，她與高采烈的回到所寄寓的廉
宅，劈面看到廉南湖正匆匆出門而去，秋瑾和廉
南湖擦身而過，廉南湖頭也不回的說：

「嗒卿，妳來得正好，芝瑛正要找妳商量一
件事呢。」

秋瑾很快的找到了吳芝瑛，發現她正柳眉深
鎖，面有重憂，當下忙不迭的問道：

「英姐，出了什麼事？」

保皇黨東京出洋相

吳芝瑛抬起頭來看了一眼秋瑾，又低下頭去
不勝低徊的說：

「河北寧河，前任主事王照……」
秋瑾立刻便接口問道：

「王照，不就是王小航先生嗎？」
吳芝瑛點點頭，聲音悶悶的回答：

「不錯，就是那位常常在報紙上用白話文寫文章的王小航先生。」

秋瑾急急的問：

「他怎麼樣了？」

吳芝瑛搖頭太息，不勝感慨的說：

「他被打下刑部大牢了！」

秋瑾聽了，不覺一震。她和王照從無一面之雅，只是讀過不少他的白話文作品，知道一些關於他的事迹，認為他不失為一個敢言能文之士，當代難得的人才而已——王照，字小航，直隸寧河人，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七月初五（八月二十一日），他以禮部主事的身份，上了一个奏摺，建議下列三事：

一、請光緒出國遊歷各國，先往日本，以次繼往歐美各國。

二、指陳廷臣偽作持正不阿，譏謗光緒，斥為不忠不敬之行爲。

三、請設立教部，扶翼聖教。

由於禮部主事官卑職小，沒有資格向皇帝直接上奏摺，王照乃請禮部尚書許應駘代奏，許應駘不肯，王照便具疏參劾但凡有資格代奏的禮部尚書，侍郎，並且親自到部遞送。揚言再不轉奏皇帝的話，他就要到都察院呈遞去了。禮部滿籍尚書懷塔布等，唯恐釀成風波，只好代王照轉奏了事。

可是，許應駘却爲卸責起見，也具疏參劾王照藉故挾制，咆哮公堂。同時他申辯拒絕代奏的原因，是鑒於王照勸光緒游歷日本，「陷皇上於危地」。

王照、許應駘的兩本奏摺，一齊呈遞到光緒跟前。當時正值百日維新，光緒極力厲行新政，廣開言路。看了王照的奏摺，當即便赫然震怒。七月十六（九月一日）下詔痛責禮部堂官（包括兩位尚書：懷塔布、許應駘。四名侍郎：堃岫、溥頤、徐會灃、曾廣漢）「狃於積習、致成壘蔽」。六名堂官一律交部議處。並且規定以後各衙門員司如有條陳，堂官不得拆閱，應該立即代奏。七月二十日（九月五日），禮部的六名堂官全部免職，王照則賞給三品頂戴，並以四品京堂候補。二十二日（九月七日）更下詔令軍機大臣敬信、李鴻章二人，毋庸在總理衙門行走。小事件居然掀起大政潮，王照的鼎鼎大名，自此也就不脛而走，舉國皆知了。

但是光緒的維新運動，只有一百天的命運。八月初六（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三度垂簾聽政，囚光緒於瀛台，殺譚嗣同等六君子。王照也得了個革職拿辦的處分，家屬就逮，家產被抄。這位以憨直著稱的維新黨新貴人物王照，儼人有僂福。他在孫中山先生所造的日本志士平山周營救之下，和梁啟超改裝易服，逃出北京，逃到日本去了。其後康有爲也到了日本，乃由日本文部大臣犬養毅邀約和孫中山先生、陳少白、康有爲、梁啟超晤面會談，討論同盟會和保皇黨的合作問題。然而，那時候康有爲却一心保皇，他撤下滿天大謊，說他奉有光緒的衣帶詔，不便與革命黨相往還，所以他派梁啟超爲代表，與中山先生、陳少白整整談了一夜。

數日後，中山先生派陳少白、平山周二入

，赴東京康有爲寓訪候。康有爲、梁啟超、王照、徐勤，還有一位康有爲精於技擊的打手朋友梁鐵君齊同出見。陳少白即席痛陳滿清政治腐敗，非推翻改造無以救中國，力請康梁等人改絃易轍，共同進行革命大業。但是康有爲却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說：

「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我受恩深重，再怎麼說也不能一時或忘。今後唯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就非我所知了。」

陳少白曾反覆辯論，此時歷三小時之久，康有爲則木然無動於中。局面正陷僵局，坐在陳少白身旁的王照，突然出語驚人的說：

「我自從到東京以來，一切行動，完全不得自由。不但說話有人監視，連來往書信，都被他們拆閱檢查。請諸位評評，這是什麼道理？」

慷慨仗義救王小航

康有爲聆言，勃然大怒，馬上就叫力大無窮的梁鐵君，把王照拖回屋裏去，並且訕訕的問陳少白、平山周掩飾的說：

「這是個瘋子，不值得跟他計較。」

却是陳少白諷知其中必有蹊蹺，辭出康廬後，他就叫平山周設法把王照救出康廬，問問他可有什麼冤抑。又過了幾天，平山周果然得了個機會，乘康梁二人雙雙外出，他混入康廬把王照帶了出來，帶到犬養毅的家裏。果然，王照一到犬養毅家便索取紙筆，寫了一篇洋洋數千言的自述，將戊戌政變後出京經過、康有爲如何詐稱奉有

衣帶詔，康梁如何怕他洩露真相，對他加以嚴密監視……源源本本的寫出。至此，保皇黨的陰謀、康有為的作爲，真象遂得大白的於天下。王照又以康有為對他形同監禁爲奇恥大辱，他不惜偏向日本當道陳情。日本政府對康有爲本來是很禮遇優待的，內幕揭穿，態度立變，給了康有爲九千日圓旅費，限令他即日離境。康有爲唯有尷尬已極的乘船到加拿大去了。

經由這一件轟動國際的保皇黨醜聞，王照的名氣更響亮了。康有爲見逐，王照却仍然接受日政府的招待如故。照說，清廷尙未推翻以前，他毫無必要冒着生命的危險回國。但是，事隔五年，因爲他的一位好友沈蕙被捕，爲了營救這位朋友，王照毫不遲疑的自天津日本租界直入北京，到刑部衙門自首，當堂收押。他這種捨身救友的義烈之舉，更博得國人的同情與讚揚。

當年北京廉廣，秋瑾聽說王照投獄的經過，又聽吳芝瑛繼續在說：

「刑部衙門裏的人，一向作威作福慣了。又曉得西太后很注意王照，便乘此機會到西太后跟前討討好。王照的案子因此越鬧越大，很可能會有性命之憂，最可恨的是，王照平日的那些朋友，不但吓得一個避不見面，還有人在落井下石呢！」

秋瑾一聲長歎的道：

「王照爲了救朋友，犧牲性命都在所不惜。他的朋友却沒有一個講道義的。可嘆，可嘆！」

吳芝瑛却說：

「王照那裏知道，他這一趟來是白白送死的。」

秋瑾驚異的問：

「爲什麼？」

眉頭一皺，吳芝瑛不勝惋惜的道：

「因爲，王照捨生來救的沈蕙，早已在刑部活活的給打死了！」

秋瑾聽了，心頭更是一緊，她忙不迭的問：

「這麼說，王照不是難逃一死了嗎？」

吳芝瑛四望無人，壓低聲音告訴秋瑾說：

「前幾天我和惠卿商議過，王照是個人物，我們不能任讓他遭了刑部衙門的毒手，惠卿也深以爲然。這兩天經過他的日夜奔走營救，多少有了點眉目。」

秋瑾一聽大喜，急急的問：

「有了什麼樣的眉目？」

吳芝瑛輕輕的說：

「有錢可使鬼推磨。」

秋瑾忙問：

「芝瑛姐，依你看來，需要多少錢呢？」

吳芝瑛答道：

「兩千元左右。」

秋瑾不假思索，當機立斷，她正色的說：

「芝瑛姐，我和王照素昧平生，但却敬敬他的爲人。尤其賢伉儷急人之難，拯人之厄，這種俠義精神使我深深的感動。同時，營救一位像王照這樣有骨氣的男子漢，也可以給社會樹立一點良好的風範。」

話一說完，秋瑾便匆匆的告辭離去。當時吳芝瑛並不怎麼在意。因爲她知道秋瑾手裏只有一

筆到日本的旅費，而她又成行在即。吳芝瑛萬萬想不到，秋瑾會把最後活命的本錢，全部拿出來救一個素昧平生的人。

返籍省母籌劃東渡

秋瑾辭出廉廣，馬上就跑到刑部衙門，找到一位相識的朋友，將她僅有的兩千元交給了他，托他代王照上下打點。果然錢可通神，刑部已經準備奏明慈禧將王照免處死了，秋瑾的那兩千元竟把王照從鬼門關口拉了回來。秋瑾做這一件轟動中外的大事，進行得非常機密，連廉南湖、吳芝瑛夫婦跟前她都隻字不提。外間只傳說有一位美貌少婦帶巨金贖回王照一條性命，這一種說法益發增添了王照免死獲釋的神祕性。王照對於自己的死裏逃生更是莫明其妙，他到處打聽他的救命恩人，再也想不到會是鑑湖女俠秋瑾。

僅祇有一天，廉南湖、吳芝瑛又和秋瑾談起神祕玄奇的美婦人營救王照事件，吳芝瑛提起筆來，寫下了如下的兩句詩：

「隱娘俠客原仙客，良玉英風豈女兒？」

她把這兩句詩遞給秋瑾看，秋瑾仍然不置可否，僅只報她嫣然一笑。

秋瑾預訂的行程快要到了，沒有人知道她實已一文不名，根本就沒法上路。在吳芝瑛的安排之下，秋瑾把她不到兩歲的女兒祭芝，託付給祭芝的乾媽謝滌泉夫人。然後，邀集友好，假座陶然亭設宴祖餞。吳芝瑛便將上面的兩句詩寫成一副對聯，送給秋瑾作爲紀念。那一天，秋瑾正爲旅費問題心事重重，却也感覺到濃烈的離情別緒

，因爲，席間吳芝瑛告訴她說：

「等妳一走，北京更形蕭索。我跟惠卿已經說好，我們也要回上海去了。」

因此，秋瑾即席揮毫，填了如次的一闕臨江

仙：

臨江仙

陶荻子夫人邀集陶然亭話別，芝瑛盟
姐作擊窠書一聯，以誌別緒。駒隙光
陰，聚無一載，風流雲散，天各一方
，不禁黯然，於焉有感。時余游日留
學，芝瑛又欲南歸。

把酒論文歡正好，同心况有同情，陽
關一曲暗飛聲，離愁隨馬足，別愁繞
江城。

鐵畫銀鈎兩行字，岐言無限叮嚀，相
逢異日可能憑，河梁攜手處，千里暮
雲橫。

擲筆，當衆朗誦，博得一陣熱烈的掌聲。秋
瑾意猶未盡，又一次援筆在手，不假思索，一揮
而就，寫下一首「別意」五律：

叙別短長亭，羣山睡已醒，瀛洲芳草
綠，漢地柳條青。 意氣吞胡虜，
精神貫日星，相思寄鴻鵠，攜手復叮
嚀。

沒有旅費，如何走法？秋瑾迫於無奈，再去
向陶玉東商借幾十塊錢。她自北京啓程，經天津
而搭海輪赴上海，途中眺望海天一色，孤鷗翩翩
，悵念國事家事，兩皆可傷。秋瑾爲了激勵自己

，又寫了兩首七律：

黃海舟中感懷二首

片帆高掛渡滄溟，回首河山一髮青，
四壁波濤旋大地，一天星斗拱黃庭。
千年劫燼灰全死，十載陶餘水尚腥，
海外仙山渺何處，天涯涕淚一身零。
聞道當年鏖戰地，至今猶帶血痕流，
馳驅戎馬中原夢，破碎河山故國羞。
領海無權悲索莫，磨刀有日快恩讐，
天風吹面冷然過，十萬雲烟眼底收。
抵達上海，秋瑾住進客棧。窗外是急管繁弦
，歡聲不歇。窗內却是一燈如豆，支頤獨坐。乍
離開那麼些情逾骨肉的好友，使秋瑾感到份外的
落寞。她取出筆硯，寫了一首詩：

申江題壁

一輪航海又南歸，小住吳淞願竟違，
馬足車塵知己少，繁絃急管知音稀。
幾曾涕淚傷時局，但逐豪華鬥舞衣，
滿眼俗氛憂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革掉了陳範小老婆

秋瑾決心赴日留學，爲什麼要從天津遷一趨
上海。因爲她的娘家已自湘潭遷回紹興原籍，父
親秋壽南病逝，妹妹秋佩卿（理）下嫁杭州望族
，寄寓長沙的遊宦之子王堯階，隨夫家住長沙
。所以紹興漓渚老家只剩下秋老太太，和長兄長
嫂。秋瑾這一次赴日遠行，她要返籍掃墓，省

親，再籌措一筆旅費。

到達漓渚家中時，秋老太太和秋宗章夫婦不
勝驚喜，喜出望外，因爲誰都沒有想到她會突然
回來。母女兄妹團聚，秋老太太和秋宗章對於秋
瑾和王子芳的婚變深感扼腕。對她矢志革命覺得
非常之担心中，唯於赴日留學，以求充實一事十分
贊成。時在距今七十一年前，秋老太太已經算是
很開通的了。

秋老太太知道秋瑾尚缺旅費，她給了她三百
兩紋銀和一批首飾。老人家總以爲日本是外國遠
在天邊。自此一別，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再見。因
此堅持留她多住些時，等過了陰曆年再走。使秋
瑾在她短促而忙碌的一生中，有了兩三個月侍母
膝下，承歡色笑的機會。她很想念遠在長沙的妹
妹，填了一首詞寄去——

念奴嬌 寄理妹

最無聊賴，是重裘疊幕，嚴寒時候。
觀臘吹葭都過了，佳節良時辜負。梅
綻紅葩，雪飛白絮，景物還依舊。年
今日，圍爐同把樽酒。而今兩地分
飛，幾重雲隔，往事愁回首。最是相
思攔不住，又見歲華馳驟。別緒千絲
，離情萬縷，寸紙應難剖。何時歸省
？窗前相將攜手。

年後，秋老太太和秋宗章夫婦一再挽留，遷
延復遷延，展期再展期，秋瑾直到光緒三十年（
一九〇年）三月，方始啓程東渡赴日。
秋瑾抵日之初，先在中國留學生會館日語傳

習所專攻日文。由於在北京時已有陶荻子夫人給他打好了底子，所以為期三月，她的日文日語就勉強可以够用了。秋瑾轉入青山實踐女子學校就讀。平時非常用功，所喜歡的功課是體育，尤喜體操與柔道。

在日本結識的第一位革命同志是陳擯芬。陳擯芬原籍湖南衡山，但在江蘇常州長大。她是蘇報主人陳夢坡（範）的愛女，陳範正是當年轟動一時的蘇報案主角之一，做過一任知縣，棄官而辦報。蘇報被清吏查封，陳範被通緝，因而帶了一女一妾，搬到東京住家。

編 輯 報 告

△吳相湘教授為悼念總統 蔣公逝世，特撰「蔣介石先生創造的歷史紀錄」廣徵博引，見解新穎，值得一讀再讀。
 △司法院長田炯錦博士為總統 蔣公治喪大員之一，並曾代表治喪會報告 蔣公逝世經過，承於百忙之中撥冗為中外雜誌撰寫「平凡中的偉大」一文，縷述追隨 蔣公四十餘年間的若干動人故事，情文並茂，敬請讀者特別注意。
 △謝康博士撰「一代紅顏陳圓圓」兼及膾炙人

陳擯芬也是清末的激進份子之一，她曾辦過一所愛國女校，竭力提倡女子教育，同時大聲疾呼反對纏足，以及束縛女性的舊禮教。改革宗旨與秋瑾不謀而合，全然一致。因此她和秋瑾一見如故，而且交往親密，秋瑾曾有一詩贈陳擯芬云：

祖國沉淪感不盡，聞來海外覓知音，
 金甌已缺總須補，為國犧牲敢惜身！

秋瑾所從事的第一項革命之舉，說來有趣，就是一手導演陳擯芬父親陳夢坡的家庭革命。因為秋瑾常到東京陳廬走動，發現陳夢坡有兩個姨

編 者

口，千古絕唱「圓圓曲」作者吳梅村的淒涼一生。一代詩人與一代名姬，同時並傳。
 △劉昌博先生的「功夫大使」全稿殺青，這是一篇最富可讀性的好文章，連載時期，頗得讀者好評。
 △喬家才先生本期寫了一篇扣人心弦，往事歷歷如繪的「張敬堯故都伏法」，真人實事，寫得異常生動。
 △章君毅先生的「衆家老闖黃金榮」這一期寫到當年轟動中外的大鬧公堂案，曲折離奇，

太太，信芬和鑲芬。她一向認為男子娶妾是最不合理的事，便經常和信芬、鑲芬接近，曉得了她們都是浙江人，本也是良家閨女，由於家庭環境逼迫，方始嫁給陳夢坡作妾的。秋瑾聽後大為不平，也不管陳夢坡、陳擯芬兩父女將會有什麼反應，她不斷的鼓勵信芬、鑲芬脫離陳家，自力更生，重新做人，那鑲芬十分惶恐的告訴她說：

「我娘家很窮，又沒有讀過書。叫我怎麼自力更生，重新做人？」

秋瑾毅然決然的回答她道：

「妳別怕，我自會替妳想辦法。」

驚險緊張兼而有之。
 △旅美學人，前台大教授陳克誠博士，在中東風雲日亟聲中，遠自美國寄來了一篇權威的報導「蘇彝士運河滄桑」，從古埃及時代的偉大工程談到蘇彝士運河重新開放後的福歎禍歎，利害得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
 △衛挺生教授寫到回憶錄續稿中精采的一章，從講堂到銀行，詳記他自美國回國的兩年間事，包括初為人師，戀愛、結婚，與進入銀行界服務，尤以記述他和張公權間之一段淵源，生動翔實，引人入勝。
 △汪公紀先生的「日本情欲文學」寫到完結篇，天皇後裔風流種子源氏由享盡榮華而削髮出家，且對日本文學巨著「源氏物語」有公允明確的批評。